

筆記小說大觀

集

笑

笑

錄

下

清獨逸窩退士編

進步書局校印

平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志

平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志

風俗

風俗

風俗

風俗

風俗

風俗

笑笑錄卷五

清 獨逸窩退士編

學詩

褚丈淵言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腕闊步搖。擺書味盎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即謫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又一體也。明齋小識下同。

婢罵貴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減從。造其廬。久之。主人不出。有鬚頭婢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之曰。已云不在。焉又嘵嘵。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頸懸珠串。頭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當蟋蟀

貢生葉某誠實而腐。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匱。私念蟲可典也。汲汲持盆往典中。素識者誑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虧缺。須向姑蘇某典必如君願。葉

皺眉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悒悒持之歸。

酒舉

李樵。峯天才俊爽。性骯髒。不自修飾。惟嗜盃中物。就試禮部。攜酒一瓶。搜檢者白王大臣。李請飲畢而入。遂席地牛飲。過半。力不勝。顧謂卒曰。爾等藉此盜飲。偏不如爾願。遽潑餘酒。酒香四溢。王大臣操吳音曰。真是酒舉。

考優

每逢宗師考優。諸生縫掖淺帶。修容飾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子勉旃。駕增廩附而上。先生休矣。在倡隸卒之間。

誤解

彭文宗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問難。一生謬作解曰。顏延之赭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為彈絃子。即大珠小珠落玉盤意。傍一人謂既是絃子。何又云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悞再悞。直堪噴飯。

乖字

邵櫟軒博覽典籍。值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遇文詞幽奧。如狼狽人。輒金夜中亦識。

於是咨問者盈庭。或故造乖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能識。一手捏兩口。當為亨。去聲鼻涕之亨字。其善詼諧如此。

招飲即赴

吳烈綺歲登賢書。有人問其封君曰。公何陰德致此。笑曰。凡招飲者。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不須俾來兩次。是為絕大功德。舍此則無諧語殊妙。

結緣

賽天中櫻瘡疾。好持果分人。身上囊袋累累。悉貯果。日循街市。遇文雅客。無論識與不識。必迎與之。曰。結緣。某年正旦。邑宰褚公坐於堂。以糕作元寶。呈諸案。褚色變。將呼伍伯。幸旁人白其寃乃免。

場中醉酒

彭文宗歲試。一生酒醉。亭午以白卷呈。言病久不願作秀才。請除名。言畢。嘔吐於堂。彭為溫語申慰。對曰。功名事小。性命事大。堅不歸號。復諭教官贊助之。狂花弗能搦管。遂扶出。命遲明補考焉。記昔某文宗批一白卷曰。皓月當空。一塵不染。何吝教乃爾。請歸農罷。視此覺澆漓仁厚。相懸霄壤。

官話

薛策三捷給有辨才。眾畏其口。見之反目。謂國中寂寂已出矣。嘗語倪子厚曰。你如何常叫我薛策。蓋欲以倪子報也。對曰否。我平日每叫你老策。時以為語妙。後以背為四川典史。適徐隣哉良守夔州。本係同鄉舊識。往見於書室中。行庭參禮。徐曰。老策何必作此醜態。及坐。官語蟬嫣不絕。徐曰。我不如你。你出來幾年。官話已學了許多。薛赧然而退。

還磕頭

華亭知縣許公治以廉明稱。民無謗議。有某武生。扭鄉人來稟。許悉其人。因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担糞汙我衣。許拍案曰。爾鄉氓安得漫不經心。致壞相公衣。應重責不貸。鄉人哀求甚切。曰。然則爾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嚮坐。鄉人叩首于下。俾役數之。至七十餘。曰止。我亦鶻突。猶未問爾是文生。抑武生。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祇須五十耳。當還叩二十。又令鄉人南嚮坐。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捺之。叩畢。武生悻悻而去。

要緊窮

黃學乾生長脂腴。以貲得五品銜。出入儀從同長官。揮霍銀錢如土。聞閭門某待詔。藝稱第一。賃舟至蘇。雞頭而回。又於重九日。將金箔放山頂。深林高麓。俱成金色。此類甚多。故時有要緊窮之語。嘗冬晝見正。問左右曰。彼何身體屢動。對以冷而抖也。曰。抖可不冷乎。傳為笑語。晚年不能自給。傭於姑蘇某氏。主出謁客。黃潛戴晶頂。隨後主駭問之。曰。吾青浦黃某也。主不敢留。贈銀以歸。其夫人尚有私蓄。依父母家。黃於元日往賀節。相見下揖。夫人褒拜。乘間攫釵環奔出。後以貧困終。

書腐

諸生陸幽。誦性愚戇。人每給之以成談柄。曾考詩蘭法於友。友曰。蘭性愛肥。惡臭。將狗屎煎熟。則穢去而澤存。濯無不碩。遵其教。臭達於鄰。鄰人登堂詬詈。又得一笛。持問美否。友曰。美矣。惜未得三才氣。未為寶也。因問如何可得。曰。子於黎明上屋脊。日始出。持而指之。十日可吸其精華。陸即去。隔十日又問。曰。天氣既得。更教汝得地氣。法擇深井。沉於底。祇七日耳。若人氣須置女子牝中三次。陸陰念家有老嫗。可無妨碍。潛登其牀。揭被置笛。老嫗狂喊。夫人驚問故。起裂其笛。陸蹙額曰。所謂功虧一簣也。後館遠村。家中嗤束脩外無禮物。陸不便向東家言。私買一瓶。減書燈油貯焉。歲

暮將歸遺細君。又恐人見。密綴褲襠。主人出揖。瓶蕩油流淋漓以歸。是類甚多。迨夫
人綿悞以終。忽向妓家宿。既歸。宿資未償。值新鼓盆紙。錙夥夥。謂可抵錢。提而往。妓
怒。擲之飛滿於地。適友過。調停而去。

交易

高桐村善噉噉。一日為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旁。聞師教於緝
熙敬止。於字讀本音。高入戶。師不為禮。但問何幹。對曰。為本家交易。去聲事。師曰。何謂
交易。去聲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去聲高曰。然。先生於字上少了一圈。我故易字
多一圈以補之。師悟。屬勿宣。而為之調處其事。

嘲傳遞

縣府試多傳遞之弊。惟黃公潼鯉局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慌失題紙。高才生競
呼負負。草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饒銀錠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
尋五次後。童爺尚想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漣。鄉也善夫都沒有
空餘。匪石屢豐年。蓋是日題。己冠為鄉也。未冠為善夫。經題為屢豐年。人皆帶得伍
匪石稿云。

孝廉鄙陋

陳燕公晚節饕餮無厭。客憎其屢食於人。未嘗作答。強索之。乃折柬招友。至晚雜還。實未治膳。陰與夫人約。驟相勃谿。拾破碗打碎。客悉遷延去。凡赴客宴。魚肉果餅俱懷以歸。所携布囊懸臺榭。一夕兩頭盛滿。不能出柵孔。客盡起。周章無計。价為代出之。又嘗醉蹶於地。頻以脚喊。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有蟹脚也。時太平橋葛姓者。熟食最精潔。恒造其店。道寒燠。雜揀野味。饌之飮之。復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孝廉。故得無嫌。久遇親友吉慶事。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綫穿。俾鄰兒送去。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匣歸。又曾喚婢如市。寫票曰。來錢一大文。乞發濃醃火腿湯一碗。有鄉人誤稱老相公者。正色曰。不得點。

率叔

莊監生厚於貲。捐貢後。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箕桶。亦寫候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譁辨之曰。我年長於汝。況我為貢生。汝為監生。無所為非也。

老童

鄉間齊白首操童子業。為隣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七文。不二價。凡觀場者多倩之。其入場攜大籃。內盛鹹菜數莖。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出。會覆試。題為不曰白乎。合下節。東比襲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溜湟。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覆題為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後嗣相謔

范公應璧情性迂執。惓惓無華。與薛策三會飲。薛固嬾嬉善笑也。乃謂君家文正公名超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家上祖校書濤。穢名流播。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得罪阿哥

某業織冠。兄係武生。而子青其衿。報至日。履齒幾折。賀者畢集。兄亦在座。某歆歆曰。去冬有來勸兒應武試者。予私謂兒苟有志。何在習武。遍觀右庠生半皆喪檢。即有頂帶。有何榮耀。且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矣。今得微倖。竊喜前言非謬。時方彥臣在旁曰。君言然哉。然不為令兄地乎。某抱慙同猥。連聲曰。阿哥得罪。

提督屬對

戊辰皃提督駐郡。修葺世英堂武廟。恭譔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下樂的是國泰民安。質於學使萬公。萬重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斟酌。皃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耶。某口張不能喻。遂以金作字。丹漆煥然。朔日校射築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盤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大喜稱工。亦倩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挂。

風鑑

有風鑑者來珠溪。陰與居停約。來宿者默遞消息。談遂奇中。一道士俟主人他出。盛服而往。置銀曰。中則贈。否則讓。斥無怪。道士固儀容沛艾。相之曰。富曰貴曰壽。稱譽不絕。適主人歸。微示以意。而多多詞益工。謂現為孝廉。幾年成進士。幾年擁旌節。贊綸靡。主人周章於後。旁觀皆笑。談畢。乃高聲曰。師太。我之極口稱揚者。不過欲得此一錠耳。即納銀於袖。

張子白

張子曰設帳千山周氏課徒暇專事佔畢或通宵無寐雨隣俱作東極阜落國人新謂周君家自請張先生防夜之犬可以不畜

倪蔡相謔

倪子木嘗謂蔡補亭曰朱子何以注蔡大龜也蔡曰亦猶注倪為小兒也

應試

予同友八人應試過許關土人疑為梨園子弟問何處演戲僕答曰南京貢院中一友曰予等本皆傀儡未知何人能做一場好戲耳

剝指

曩在雉盧塲遇一客興甚豪自謂善五木訣一擲百萬晝夜無倦色人見其將指中斷宛如刀切詢之曰昔年戒賭時所剝也聞之失笑

梅影夫人

孤山林和靖祠梁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或戲之曰何不兼梁仙鶴郎君兩般秋雨菴隨筆下同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裘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為抱不白之冤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每字二比者。先生題俳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為噴飯。

乙亥 新娘八字

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境。偶見章邱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戌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為戲。

偷兒行樂

有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一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

師也過

金棕亭教授揚州。凡名士投見。無不丈酒流連。飲饌極豐。或有請其過。侈類醴。商不似廣文。首藉者。或曰。師也。過商。不及坐客。為之哄堂。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
筆客

有筆客生子肥碩。或調之曰。羊毫兔毫。加功選料。此皆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又書客生子。酷似其貌。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贗本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張獻忠文 党太尉寫真

宋党太尉令匠寫真。既成。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隣雜語。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為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嘲王伯穀

王伯穀有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為人。客倣其體。嘲之曰。身上楊梅瘡。

作果。眼中羅蔔翳為花。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有微障云。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亮曾為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雅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末句尤趣甚。

大老二老 吁嗟闊兮

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一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家舉殯。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喪事從未有如是之闊者。坐中一人曰。此所為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皆以經語為詼諧也。雖足資劇然。亦是侮聖人之言。

集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晨起。見廳事貼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顰

天啓朝魏瑤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詞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也。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時二泉樹竿曝衣而挿於木。碎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碎。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脚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脚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父子雜記。

家書

代巾幘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腮。猶言也。新買小丫頭。倒是個活腳蟾兒。作事且是溜煞。猶言快。惟雇工某人。係原來頭。週身僵爬兒風。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遂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與之。此與軒渠錄所載極相似。

河豚膾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膾本耳。詼諧特妙。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為學。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他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不能詩。

唐張道古名睨。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久旱忽雨。眾賓詠之。道古最後成。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張鷟耳目記。

富翁語

吾鄉有富翁。喜作刻薄語。嘗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縉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翁曰。吾以錢財役使諸子孫。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履園叢話下同。